

烟火人家

一城风烟

■王太生

明代高濂《四时幽赏录》中的《除夕登吴山看松盆》一篇，记录了杭州的一城风烟，说除夕晚上，家家户户架柴燃烧，火光映照天空；敲锣打鼓，放炮点焰火，称之为“松盆”。此时带着幽雅趣味的人，登到吴山的高处，往南北一望，但见红光万道，火焰冲天，一片火云，把街巷照得透亮。巷与巷之间，以光形成的界隔，满耳的喧哗声，震天欢腾，远近都能听见；满目火星光点，错落上下，此起彼伏，真算是一大奇观。幽静超然地站在高处，往下俯瞰这嘈杂场景，恍然有种天上人间的感觉。

漫散的烟火，从高处看，是无数道升腾、奔突的粗线条。少年时，我爬上故乡土垒的小山，坐在山顶上，闲观一城风烟，但见阳光刺破云层之后，从高处四散而下。城中有人在生炉子，那四散奔窜、遇风旋转的烟，与晨间的云雾汇合到一起，便是一幅画，构成小城宁静而有温度，飘逸而有风致的人间烟火。

水缸、灶台、风箱、老煤炉、纺车、扁担、水桶、吊桶、锯子、锤子……这些物件中，当属老煤炉最接地气。煮过寻常人家的锅中百味，炉子气流贯穿，上下通气。

人立风口生炉子，一焰如舌、一烟如柱，不知为何，使我

想到了童子生炉烟。对，“童子生炉烟”，想是应该有这样一幅旧画的。童子不是“炉烟消尽寒灯晦，童子开门雪满松”中的古代茶童，而是街巷市井中寻常百姓家的孩童，手执火钳，站在画里。

木材被点燃，风顺着炉门，呼呼而过，火苗四散。生炉子的童子站在空旷处，弯着腰，手执火钳将一块蜂窝煤引燃，并且把它烧得红彤彤的。被烧熟的蜂窝煤，煞是好看，火色几近透明。

童子低眉垂手，面向煤炉

子。生炉子的烟，顺着巷道绵延漫散。老城里的老巷子一条套着另一条，相连相通，那些或浓或淡的烟，在青砖灰瓦间游荡。

浣衣与生炉子，考量着一个人的生存能力。

那时候，我家附近有个剃头的，性格大大咧咧。经过他家门前时，经常看到他在生炉子。这个人没有耐心，炉子生一半，便跑到一边忙别的事去了；待回过头再去查看炉子时，煤火早已熄灭。

这就像某个人在外面忙一件事，他以为手头的另一件

事情正按照自己的逻辑或设计发展，但当他回过头来看时，实际上远不是他想象的那样。

火，生得旺旺的，这个人一天做事都很顺。炉子的结构，犹如人的身体结构，五脏六腑是相通的。这样结构做成的炉子，适宜长时间地煨东西。

如果是煨一只老母鸡，要用砂锅来煮。锅内咕噜乱响，中途换一次蜂窝煤，然后关小炉门，煨到炭火渐熄，咕噜声消失，鸡肉方脱骨酥烂。煨一锅排骨，火苗从每个蜂窝煤的孔洞里蹿出来，舔着锅底。若觉

得火过大过猛，可用炉门调节；关了炉门，猛火就变成文火，可细煮慢炖。

如果是煎中药，屋子里里外外就都是药香。瓦罐盖子微合，留一道缝隙，热气便在那儿冒着。炉上煮药是需要花费时间的，得用火慢慢熬。

老城的风烟还来自哪里？凌晨，已有早餐店的店主点火生炉子。刚开始杂木柴烟徐徐，被点燃后，鼓风机吹得呼呼作响，炉膛火星四溅。不一会儿，炉子生好，端上蒸笼，开始蒸肉包、菜包、三丁包、蟹黄包、翡翠烧卖、糯米烧卖、虾仁蒸饺、千层糕……那大大小小的箴制蒸笼堆得有一人高。火正旺，力正足，层层蒸笼里冒出热气，往上翻涌。四周朦胧，氤氲一片。

老城中还有一部分风烟，来自老澡堂的师傅们劈柴烧水，为晌午的“开汤”作准备。老澡堂的烟，从一根高高的烟囱里逸出。那些袅袅的烟，消散于小城上空，换来的是老澡堂里的阵阵热气、闲适时光。

老煤炉，人间烟火的源头。袅袅升腾的烟雾，是生活满满的元气。老煤炉生成的烟，丝丝缕缕，浓淡着墨，粗细搭配。

尘世烟火，让人蓦然想起刘禹锡《竹枝词》中的句子：“山上层层桃李花，云间烟火是人家。”古人说的是叠翠起伏的山间，可我还是喜欢少年时，在故乡所看到的那一城风烟。



我与城

在三门峡看天鹅

■董全云

看天鹅，最好是在早晨和黄昏。

早起，河南三门峡的天鹅湖畔已经布满了“长枪短炮”，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师。有的摄影师不仅自己身着迷彩服，还用迷彩布装饰长焦镜头，聚精会神地站着，一动不动，远远看上去也像一种鸟类，甚是有趣。

湖里天鹅成群结队，嘎嘎咕咕，“私房话”不断。也有的在半空中悠然游弋，尽显自在风采。还有的在水面上起起落落，忽地飞起，盘旋一圈，又翩然落下。在接近水面的时候，天鹅摆出翱翔的姿态，两只脚快速踏水，激起一阵阵白色水

花。而后，踏水的速度渐渐放缓，慢慢收拢翅膀，身体浮在水面，双脚隐入河水，长颈微微弯曲并轻轻往后仰，形成优雅的弧度——对，就是优雅，这个词仿佛就是专为天鹅而打造的。

几千只雪白的天鹅，在三门峡天鹅湖湿地上展翅、翱翔、戏水，壮观场景震撼着每个观赏者的心。我倚靠栏杆看着这些尽情在湿地里嬉戏觅食的天鹅，胸襟也慢慢宽阔了起来。我情不自禁地往北方望去，甚至想要望见西伯利亚——那是天鹅飞来的地方，遥远得像童话里的浪漫秘境。

西伯利亚意为“灵静之地”，名称起源于蒙古语“西波尔”。西伯利亚足够远，也足够北，堪称“北方之北”。天鹅飞

越千山万水远道而来，这一路，甚是辛苦。

于是，冬天，在三门峡天鹅湖旁手搭凉棚望鸟的人，口中便念叨着：“哦，它们从西伯利亚飞来，是远客，我们莫要惊扰了它们的静谧歇息时光。”

等到春天来了，天鹅就会开始重复冬天的飞翔；人们也重复着冬天的动作往湖内望去，只是念叨的话有了方向性的差别：“哦，它们要回去了，要回西伯利亚产蛋孵仔了。”

在我的想象中，西伯利亚和三门峡一样美——天鹅选中的地方，一定都很美。

天鹅，让冬季的黄河湿地三门峡段仍呈现出勃勃生机。杨树是湿地的“原住民”，它们伸展枝丫，在空中画出五线谱，

静待乐曲成型。雪白的天鹅潇洒飞过，上下起伏，自成律动。翅膀轻扇，姿态翩然，音符便在这优雅的舞蹈中流淌出来，迅速镶嵌在五线谱中。一阵风倏然吹过，杨树用力“点头”，肯定着这由天鹅谱成的精彩杰作。

到了黄昏，橘色的夕阳融在水中，涟漪化作点点碎金并一层层往外扩散，像一个金色的幻想。在涟漪消失的地方，一群群天鹅静静等待着夜幕正式落下。

这时的天鹅湖，人群变少，四周也逐渐静了下来。说静并非指没有声音，而是说整个气氛脱离了喧嚣。天鹅们嘎咕嘎咕的叫声，以及翅膀扑啦啦的扇动声，成为绝对的主调。

在快要离开时，我注意到

有5只大小不一的天鹅快速地划水，游到了我眼前的水面。其中两只大天鹅相对浮游，脖颈弯曲，组合成一个“心”形。而另外3只小天鹅——它们的孩子，则在父母身边淘气地撅起小屁股，把头扎入水中。我屏住呼吸安静地欣赏这温馨的一幕，生怕惊扰了这和谐幸福的一家子。

天鹅年年都来，已成了人们的老朋友。每到候鸟迁徙季，三门峡天鹅湖附近的村民们便与天鹅朝夕相伴，和睦相处，过上了“听着鸟鸣入睡，伴着鸟鸣醒来”的诗意生活。

一个地方只有生态好，鸟儿们才会钟情于此。我想，这就是三门峡之所以是“天鹅之城”的根本吧。